

北京画院

“风雅艺趣”走进列支敦士登

■ 王亚楠

由于文化土壤的不同,东西方在哲学、美学,乃至宗教、民俗等方面,均产生了属于自己的独特体系。那么,如何向西方观众介绍中国文化中最精髓的部分,展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以及民族性格呢?目前,在列支敦士登国家博物馆举办的“风雅艺趣——中国人的生活·智慧·艺术”展览,就用绘画讲述了一场“中国故事”。

“风雅艺趣——中国人的生活·智慧·艺术”展由北京画院与列支敦士登国家博物馆历经三年洽谈筹划完成,于2018年6月28日至10月21日在列支敦士登国家博物馆展出。展览从北京画院7000余件典藏作品中,挑选出58件绘画作品,并配合文房器物,通过“雅风”“民俗”“邮票中的绘画”三个板块,讲述了中国文人的生活状态、观照自然的独特视角、百姓生活的百态千姿、戏曲歌舞的艺术表现,以及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十二生肖等。展览以形象的画面,向欧洲观众讲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雅俗共赏”的中式美学呈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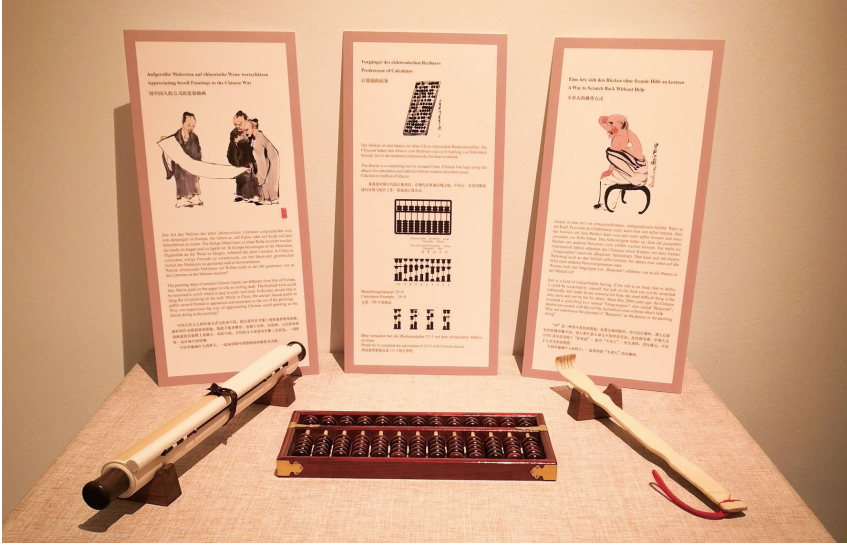
在中国人的审美标准里,有一个词叫“雅俗共赏”。“雅”,是中国古代文人所追求的极致之境。它不仅体现在古代文人日常的言谈举止中,同时也贯穿于他们的衣食住行。可以说,“雅”是精英文化阶层审美趣味的核心。高山流水,抚琴自弹,是一种雅;众贤雅集,斗酒吟诗,是一种雅;烟云纵览,挥毫戏墨,也是一种雅。千百年来,中国的文人墨客一直在丰富风雅的内涵。

“俗”,则是中国民间文化的风味与意趣。勤劳、质朴的中国人民在劳动与生活中总结出很多有关人生的智慧与哲学。相对于文人所着意的风雅之事,中国的民俗文化就显得更加生动活泼、妙趣横生。牧童放牛时吹响的悠扬短笛、灯笼爆竹点缀的浓浓年味、现实动物或虚幻之兽组成的十二生肖……这些都洋溢了满满的中国味道。

可以说“士”与“民”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主要缔造者,谱写了“雅”与“俗”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趣味。因此展览策划了“雅风”与“民俗”两个板块,来讲述文人雅士所追求的极致之境,以及民间生活中的风味意趣。展览不仅介绍了中国文人所热衷的风雅之事,诸如读书、抚琴、观画、雅集,借物言志的花中四君子——梅、兰、竹、菊,寓情山水的自然哲学,还介绍了市井百姓的传统习俗,例如对忠孝礼义的看重、对子孙满堂的期许、对吉祥长寿的祝愿以及凡事不求人的自得其乐,此外还有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戏曲歌舞与生肖纪年。

用作品呈现中国人的自然观照

此次展览在展厅中复原了颇有传



观众可以在互动区体验中国画的观看方法、算盘的使用等



一位观众在细细品读齐白石的草虫



折扇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绘画载体,堪称古代文人的一张名片



展厅复原了颇有传统文人意趣的文房书桌

统文人意趣的文房书桌,并利用图文展板介绍了展示器物的名称与使用方法。具有中国文人雅士气息的折扇、烘托民间喜庆的大红灯笼、活泼可爱的十二生肖……观众不仅可以品读关良的戏画,聆赏梅兰芳的《贵妃醉酒》,还可以在互动区体验中国画的风骨意趣。

和欧洲的沙龙文化相似,中国古代文人喜欢在自家庭院邀请好友雅集,一起欣赏书画、饮酒赏景、焚香品茗。在展出作品仇英(款)《春夜宴桃李园图》中,红衣老者即为庭院主人,他同家眷与好友一起在秉烛夜宴。桌上摆放的白色瓷质酒杯与朱漆盂托是明代文人

饮酒的典型用具,而收起的卷轴画则表明主人刚与宾客一同欣赏完书画。茶酒席后的红木条案上,放着古籍、卷轴、赏石、青铜觚以及酒具若干,这些均显示了此次聚会的高雅。

“卧游”是中国山水画所讲究的一种境界,即画中山水,要可居可游。虽然身在家宅,但目睹画里的云、水、山、石,心可随之畅游在自然山川。中国人笔下的山水林泉,并非他们眼前的真实景色,而是画家心中的山水。因此,即使画的是同一景致,也会有不同的气象,只因画家的胸怀与格局不同。王翬(款)《卧游》册页即体现了这一点。

展览中的许多作品都呈现了中国人对待自然的观照方式。如在中国民间有三大快活:采耳、捏脚、洗澡。采耳即掏耳朵,除了有清洁耳洞的功能,还能使人在酥痒和紧张之后获得享受与舒适。中国的老百姓,在一天的劳碌之后,仅仅用这样简单的方法,就能得到身体的放松与精神的减压。中国人还喜欢长寿,希望越老越精神。不仅要身体硬朗,豪气与志向也要不减当年。纵使年纪大了,须发花白,也要有所作为。在中国,“升官发财”是句百说不厌的吉祥话,祝愿他人官位高升、财源广进。中国古代将帽子称为“冠”,与“官”同音,画中人将帽子举起,表面看是“升冠”,实际是寓有“升官”之意,即祝愿他人步步高升,大展宏图。如此种种,在齐白石的《挖耳图》《老当益壮》《升冠图》等,均有精彩描绘。

“邮票中的齐白石”亮相邮票王国

列支敦士登因邮票图案美丽和题材丰富而享誉全球,被称为“邮票王国”。为此,展览还特别设计了“邮票中的绘画”板块,借此与“邮票王国”列支敦士登来一场跨越时空的艺术对话。

1980年,为了反映近现代杰出的国画大师齐白石的艺术成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发行了一套《齐白石作品选》特种邮票。全套16枚,采用齐白石原画,由邵柏林设计,北京邮票厂印制。这套邮票图案采用的16幅作品,都是齐白石60岁之后所画,其中有9件就收藏于北京画院。邮票在设计时不饰边框,不衬底色,使画幅间的细微差异统统融于白色票型之中,具有绝妙的艺术效果。展览将齐白石的绘画与原版邮票一同展出,不仅为欧洲观众带去中国艺术名家经典作品体验,也在“邮票王国”展示了中国邮票设计的成就。

借此展览契机,列支敦士登邮政还与北京画院合作,发行《齐白石“十二生肖”》(全套12枚)与《风雅艺趣——中国人的生活·智慧·艺术》(全套10枚)邮票各一套,成为中列友好文化交流的见证。(作者为北京画院美术策展部副主任)

周正良花鸟画的新突破

■ 刘斯奋

在中国画中,花鸟画无疑为一大宗。千百年来经无数作手反复试验,深入探求,不断创新,到如今,不仅名作如林,蔚为大观,而且无论是取材立意,还是技法图式,都达到了十分成熟的地步,每每令人有观止之叹。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当代画家,想要别开生面,从中有所突破,谈何容易!

不过,近半年来,在我两次读到广东画院专业画家、广东青年画院院长周正良的花鸟画新作之后,却有一种意外的惊喜。的确,这是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首先,它大胆打破了常见的花鸟画模式,放弃对花卉的整体表现,但是又不仅仅是沿袭传统折枝花的样式,而是把枝、干、果、叶分解为一个个局部的、艺术化了的符号,再用现代构成的方式把它们重新组接起来,使之在一个平面上展现出节奏的变化。这就使画面在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的同时,具有了当代艺术的审美意识和趣味。

其次,无论是质朴的造型、不求新巧的构图还是大红大绿的用色,都显然吸取了中国民间绘画的营养,但又绝不是民间艺术的翻版。因为民间艺术的一个很重要特点是程式化和图案化,而周正良的花鸟画则是完全摒弃了程式化、图案化,

直接从写生中获取素材和灵感,然后运用大写意的笔墨表现,再加上颇具哲思的题记,力求赋予画面以最大的鲜活度和文人趣味。如此一来,他的作品就在中国民间艺术向雅化发展方面摸索出一条自己的路径,具有学术上的意义。

第三,这批作品虽然都是二三十尺的小品,而且目前还处于继续探索、不断成熟的过程中,但难得的是,已经呈现出一种重、拙、大的气象。众所周知,重、拙、大乃是中国画所推崇的至高境界之一。周正良以尺幅小画而能臻于此,尤属难能可贵。这一点也许是画家本性使然,尚未完全自觉,但我认为今后应当坚持和发扬。

周正良是艺术科班出身,曾受学院派教育的严格训练。然而这批作品却能从那一套已经陈陈相因,变得重复、雷同的表现技法中解脱出来,自出机杼,别开生面。应该说,能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其中不仅需要勇气、毅力,尤其需要才情和原创能力。而原创能力乃是一种天赋,不是每个艺术家都具备的。鉴于这一点,我很看好他。

(作者为原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广东省文联主席、广东画院院长)



芳华(国画) 53×39厘米 2017年 周正良

杭州国画院举办写生展和创作员新作选拔展

本报讯 近日,由杭州国画院主办的“搜妙图真——杭州国画院写生展”和“杭州国画院历届创作员新作选拔展”在杭州国画院美术馆同时开展。

杭州国画院以努力培养“诗书画印”全面发展的新一代中国画人才为导向,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不仅提倡临习传统古画,也十分注重画家对生活和自然的感受,强调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搜妙图真——杭州国画院写生展”展出的123件作品,正是画院同仁在日常写生中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既有状写自然风貌,也有描绘日常所见的一枝一叶、一人一事,皆是画家从“师造化”中吸取营养所得。“杭州国

画院历届创作员新作选拔展”则从杭州国画院“美丽杭州”中国画创作培训班前5期已经结业的43名创作员中,选拔15人展出结业之后的创作成果,其中中国画44件、书法18件、诗文64件、篆刻25件,总计151件作品。作品题材多样、形式新颖,参展创作员既在艺术思想、表现手法、艺术语言等方面继承了传统,又在当代语境中不断探索,以年轻人特有的视角、朝气蓬勃的精神,记录下对生活的感悟,呈现出古朴端庄、清新活泼等风格各异的艺术面貌。展览以诗书画印为载体,全面展示了杭州国画院创作员在中国画创作道路上的阶段性成果。(蔡树农)

见义勇为书画作品兰州画院义卖

本报讯 7月18日至20日,首届兰州“见义勇为书画作品义卖展”在兰州画院启幕,共展出71位爱心人士书法名家精心创作的书画作品150幅,义卖收益将用于见义勇为人员的表彰、奖励、慰问等各项工作。

据介绍,此项活动由兰州市委政法委、兰州市工商业联合会、兰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兰州市见义

勇为基金会联合举办,旨在通过书法作品义卖活动,倡导社会正气,展现时代精神。作品数量虽不多,但皆为心灵之艺术,均以表达文明、和谐、公正、敬业、友善为主要内容,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展现正义。作品中的一笔一画、一草一木、一山一石、一景一物,都让人民群众在观看中受到教育和启发。(朱瑞平)

“向前迈半步”的成都画院

■ 曹笋琪娜

中国美术有三个传统——民间传统、文人传统和画院传统。民间传统来自能工巧匠,来自民族民俗,一直以来都是多元肆意、异彩纷呈的。文人传统与画院传统,则都来自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阶层。自五代时期成都的西蜀政权授黄荃翰林待诏以来,“黄家富贵”的院体画与“徐熙野逸”的院外画风就一直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两个重要命题。院体一脉,有张萱、周昉、黄荃、黄居采、宋徽宗、王希孟、张择端、李唐等;文人一派有王维、米芾、赵孟頫、黄公望、倪瓒、徐渭、石涛、八大山人、“扬州八怪”、任伯年、吴昌硕等。这些熠熠生辉的名字与无数的无名画工、民间匠人一起推动了中国美术的发展,让中国美术传统成为世界艺术体系中一个无法忽视的,具有完整技法、理念与发展史的艺术体系。

至近代,西学东渐以后,中国美术开始融入西方艺术的美术要求,中国美术界的主要论争也从院体画与文人画的纠葛前行变成了中国传统艺术与西方艺术的争与融。在这些思考的指引下,至建国初期,中国美术吸收西方的同时,也没有丢掉中国传统,形成了许多富有卓见的艺术理论与作品。而“八五美术思潮”后,艺术界的关注点开始从中西之争转向当代、传统的尺度和艺

术边界的界定之辩。自信、多元、富有东方魅力的中国当代艺术,已在世界当代艺术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而新当代、新传统、新文人等许多理论与画派的实践表明,关于艺术的尺度,我们仍在思考,这个思考是开放的、求是的。

从中国美术发展的历程中可以看到,中国美术与中华文明一样,从来不是唯一崇拜的,她包容、多元、充满思辨与思变。无论是文人画与院体画之争,还是后来的中西之争、当代传统之争,这些论争都有力地推动了艺术的前行,时至今日,中国美术已经打破了诸多障碍,演绎出更具世界性意义的艺术风貌。这种风貌的形成来自多方的共同追求,不拘泥于古,也不崇拜于新。

虽然今天艺术的边界已经被大大拓展,艺术家的身份也变得更加多元,但我们依然不可忽视由专业画院构建起的现代中国重要的艺术创作机制,这一创作机制的建立不过几十年,就已经为今天的艺术界培养了无数大家,诞生了许多足以进入美术史的名作。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今天的创作格局越来越开放,由国家建立的画院不再是唯一主导性的创作力量,所以,今天的画院要承担什么、推崇什么、引导什么,“院风”要往哪里吹,就

成为考验画院意义的重要内容。正如石涛所言“笔墨当随时代”,今天的“院风”不仅应该包容画院传统与文人传统,也应该吸收民间传统的精华,更应直面世界、面向未来,用变化的、发展的标准去度衡艺术,去培育“院风”。

以笔者所在的成都画院为例,成都画院近年来开始采用全国公开招聘的方式,年轻的艺术家们来自全国各地,不再像之前老一辈艺术家一样有着明显的群体地域特征,每个人的师承系统、生活背景都不同,因此出现了一人一品的新风貌。而大家又共聚于此,无论笔墨程式还是传统创新,或是内质精神,都在已有的艺术经验上再进行探索。这种探索亦是一种融合,互相学习、探讨,这种多元背景下的共同探索就是成都画院的“院风”。

巴蜀文化自古就是一种复合型文化,吸收着不同文明的特质,最终包容万象、合而为一,而这最终的包容,指向一种独特的精神面貌。从三星堆青铜人面像到击鼓说唱俑所体现出来的,来自民间的审美是趣味当先的。之后的苏东坡、张大千、陈子庄这些四川历史上的著名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内核也是一种有态度的风骨。这种“趣”其实是这个地域提供的,是丰富的历史、闲适